

The Redemption of Love

The best love come when you least expect them to.

暖冬夜微澜 ②

柳晨枫 著

情动 深爱 救赎

我可以，我可以给你一世责任，我可以给你想要的尊严，
我可以抗拒所有如山的阻力，这世间繁华太多，我只愿为你停留。

《盛夏晚晴天》热映之后，蚀骨虐情来袭，欲望商战暗涌，从情动直到深情，究竟怎样才算是爱的救赎？！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暖冬 夜微澜

2

柳晨枫 著

The Redemption of Love

情动 深爱 救赎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暖冬夜微澜. 2 / 柳晨枫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 2013. 6
ISBN 978-7-5143-1564-6

I. ①暖… II. ①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15820号

著 者	柳晨枫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5
版次印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43-1564-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001	第十一章	赠予玫瑰，不为留香
037	第十二章	为她不顾一切，他可以
078	第十三章	伸不出的手
102	第十四章	怀孕了
131	第十五章	他，自由折服她的魅力
154	第十六章	幸福招手，无法退却
180	第十七章	总有一丝幸福，甜蜜如歌
212	第十八章	一步之遥的婚姻之门
237	第十九章	爱给予她执着的勇气
268	第二十章	幸福，指缝间轻舞
296	第二十一章	她幸福就好





第十一章 赠予玫瑰， 不为留香

001

喜欢与否，有时候不是用语言表达了就清楚的，更多的时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种默许，一种无言，便足以证明。

安澜知道，自己刚才的表现失态了，甚至，蓝墨阳已经看出来了吧。

不然，他不会那样离开，而是应该和顾烜烨打起来才对。

想到这里，安澜不自觉地绷紧了面孔，她怎么会对顾烜烨有感觉，那不是最可笑的吗？

“顾总为了令表弟，如此牺牲的精神可嘉，不过这样的做法，事不过三，再多就不灵了。现在，顾总已经得到想要的结果，请出去！”

安澜的脸上冷静如水，不想被顾烜烨看出她心头的任何波动来。和刚才对待蓝墨阳的表情几乎毫无二致，那种不容再待一秒的逐客令，安澜下得如此果决。只是，安澜的视线并没有落在顾烜烨的脸上，而是落在了顾烜烨身侧的壁画上。

像是无视他的存在一样，其实是不敢与顾烜烨对视，这一点，安澜是清楚的。论冷酷，论淡然，她比顾烜烨还差了那么一截。

顾烜烨没有说话，似乎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她一样，安澜的手指微微颤了颤，心想他不走，难道要把他推出去不成？

“安澜……”

安澜没有料到顾烜烨会这么叫她的名字，而且那温柔沙哑的声音里，似乎真的有一种别样的味道，柔和的，却有些淡淡无奈似的。那种感觉，很特别，就像是她是他很特别的人一样。

安澜不自觉地迎上了顾烜烨的视线，才发现他的眸波里，似乎真的有一层柔和而真诚的光芒，仿佛在斯文有礼之外，多了一份别样的感情一样。这样的顾烜烨，对于安澜是陌生的。

“顾总，还要我说第二遍吗？请出去！”

安澜的口吻一次比一次冷，可是却没有了刚才的平静。

“我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讨厌你！”

顾烜烨似乎是深思了一番似的，脸上的表情极为认真，淡淡丢下了这句话后，转身就向门口走去。安澜还没有从他的吻之中恢复过来，现在又听到他这么说，心头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敲打着，想要镇定，总是那么难。

以至于心情不定的她，根本没有注意到高大的身形离开时，步伐略微不稳的样子。

“我们回头见！”

顾烜烨在门口时，还是顿了一下，却看着安澜清冷的脸庞，淡淡丢下了这一句话后，关上了房门。

站在外间的路飞倒是忍不住好奇地看了顾烜烨一眼，刚才总裁做了什么，把蓝墨阳气跑了，又让安澜这么不待见她呢？

“总裁，您如果……很在意安小姐的话，不妨适当放下身段……让她明白您的意思！”

路飞的建议是真诚的，而顾烜烨转身，脸上有些严肃地回答道：“我表达了！”

安澜赶紧把房门反锁，但也清楚，今晚蓝墨阳是不会再回来了，以后蓝墨阳也不会再有任何幻想了。

顾烜烨是轻而易举地走了，可是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关不住，挡不住，要来了似的。而他所说的那句“我们回头见”是什么意思？

想到这里，安澜莫名地有一种别样的感觉，顾烜烨不会就此和她一刀

两断。

可是，难道他以为他说一句喜欢，她就会欢天喜地地投怀送抱吗？

安澜收敛了心头所有陌生的感触，让自己清醒过来。

她不会喜欢顾烜烨的，她没有喜欢过任何人！

洗了澡之后，看着床上的凌乱，还有纷落的玫瑰花瓣，安澜蹙眉整理了一番。现在她不必急着搬家了，顾烜烨不是蓝墨阳，像之前那样冒犯的吻，应该不会再发生。顾烜烨是个成熟理智的男人，安澜这一点认知还是有的。

可是，脑海里那个吻，是成熟理智的表现吗？

安澜不自觉地咬了一下唇瓣，疼痛的感觉，说明了顾烜烨的力道，似乎要压下蓝墨阳曾经在她唇上留下的痕迹似的。一想到他用力得差点儿把她胸腔里的空气吸干了的情景，安澜马上摇头，让自己终止这个念头。

只是，维持了一个多月的好习惯，有些被打乱。

从来都作息正常的她，今晚，数了六百多只绵羊才进入梦乡。

梦里，安澜躺在柔软舒适的被褥间，外面阳光美好，窗纱轻扬，身上痒痒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骚动一般。

安澜迷糊着睁开眼睛，感觉眼前有一个男人正拥抱着自己，他的手指正在她身上游走。

“你是谁？”

安澜惊慌地问出声，有些难以置信自己被一个男人拥抱着。可是，任凭她怎么努力，都看不清他的脸。

“猜猜……”

沙哑的声音，温柔的磁性，似乎带着蛊惑心神的能耐。

“顾烜烨……”

直觉里，她认为是这个人，忍不住想要挣扎，可是浑身千斤重一般，怎么也动不了。

“你走开……”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并不完全地抗拒，那种娇嗔而着急的声音似乎在哪里已经说过。然后，她还没有说完，只感觉到顾烜烨的吻排山倒海地袭来，直至感觉到他的大手抚摸到了下面，安澜只感觉到身子一颤，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安澜一下子坐了起来，白皙的脸上，两片红云早已占据了双颊，心跳突突的，窗外的阳光正好，果然窗纱轻扬，近乎挠在了她的脸上。安澜快速下床，

走到盥洗室，用冷水使劲地泼在自己的脸上。直到最后，她抬眼看了镜子中的自己，才慢慢恢复过来。

怎么会梦到顾烱烨？怎么会梦到他的吻？

安澜冷着脸，穿好衣服之后，不让自己去思考关于顾烱烨的事情。

那是欲，不是爱；那是欢，不是喜。

安澜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理由，让自己完全冷静了下来。

然后，她出门去找工作了。之前有一家公司打她电话，她借口说自己在外地不能面试，也是为了防止在易阳过不了试用期的话，还有回退一步的空间。

果然，用人单位听到她解释说刚回S市后，还是答应让她过去面试了。

那家单位离住的地方有些远，安澜转了几次车才到。面试完已经到了中午，安澜找个地方吃了午饭，然后给安敬打了个电话。当她准备打车回住处时，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她索性不接听。电话又响了三次，安澜依然没有理会。

不知道为何，看到陌生的电话，安澜就会想到顾烱烨说的“我们回头见”。

一想到这句话，安澜直接拒绝所有陌生的手机号码。

“请问是安澜女士吗？”

安澜正在考虑着要不要搬家的问题，就看到了小区楼下停着一辆车子，一个看起来像是学者风范的男人站在大众车旁，男人脸上温和的微笑，让人感觉很是舒服。

“我是。请问您是？”

安澜有些奇怪，她不认为自己会认识这号人，但是最起码的礼貌还是有的。

“我是S市城市规划与宣传部的汪浩男，中午的时候拨打了安女士的号码，一直没有接听，所以冒昧过来打扰安女士。”

汪浩男客气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安澜这才明白过来，电话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打过来的，根本不是顾烱烨。

“汪先生找我何事？”

安澜不认为自己会和S市宣传部的人认识，难道自己做的什么效果图，被市政单位认可了？安澜不认为自己有这份好运。

“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工作证，这里有一份请帖，是我部特别为本市各级商业才俊打造的一个平台，希望安女士能够前往参与！”

安澜接过红底烫金的请柬，看了一眼汪浩男展示的工作证，却不认为自己

有参与的必要。

她正想拒绝，汪浩男已经开口道：“事关多家房产大鳄的投资建设，还希望安女士能够参与，做出正确的决策！”

说完，汪浩男不理睬安澜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已经打开车门，坐了进去。汪浩男朝安澜点了点头，升起车窗，优雅地离开。

而安澜自然也不认为请柬是送错了，因为即使同名，也不可能连手机号码也一样。

汪浩男开车从安澜住处驶出去后，拨打了一个电话，“老顾，人我已经帮你约了，能不能来，就不在我权责之内了！”

002

汪浩男的话，让安澜有一丝座上宾的感觉，只是，房产大鳄的投资建设，与她能有什么关系呢？

安澜将请柬捏在手里，却有一种抗拒的心理，直觉里，这样的地方会遇到顾焯焯，而但凡会遇到顾焯焯的地方，安澜只想选择回避。

可是，汪浩男说的“做出正确的决策”又是什么意思？

安澜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决策可以和房产大鳄们有关，再度看了一眼请柬，她想，还是去看一眼吧。

上午面试的这一家公司，未必能够马上给出回复，薪水也不是很高，所以安澜下午的时间全泡在了找工作中。她觉得还是先找到工作，再确定要不要换房子。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黄昏了，安澜不想出去，便煮了一包泡面了事。早早地洗了澡，她坐进就被窝里，翻开了装潢杂志。

快翻完一本的时候，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安澜准备早点儿休息，毕竟白天跑了一天还是很累的。

S市的一处球形外观的大厅内，正有一场华丽的，宾客云集的聚会。

从衣着品位到说话谈吐，即便都是有钱人，也分三六九等，如果比尔·盖茨说他是暴发户，那么你绝对不敢说自己是有钱人。

所以，一部分人保持着平和优雅，一部分人保持着谦恭礼貌，互相寒暄吹

捧，似乎大家都不是什么有钱人一样。

但是，无论再怎么虚伪的表现下，都无法掩盖哪里聚光，哪里是焦点。

一张优雅大气的红木圆桌旁，坐着几个气度不凡的男子，他们的身边，女伴们个个端庄宜人。

“顾总，提的那个建议不错，我和老王交流了一下，希望这一次能够借助‘三江汇海’的项目，试验一次！”

一个有些秃顶的男人，眸光晶亮，一看就是个精明的生意人。秃顶男人不愿意错过任何商机和契机，有种资本家的本性驱动力，如此开口时，目光炯炯地盯着坐在圆桌最里头淡淡微笑的俊美男子。

“嗯，是不错，不过，看顾总的意思还有些犹豫，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咱们一起解决！”

被称作“老王”的男人，就显得谦和了许多。自然，对于他们这些人而言，钱的问题，不是问题。

“是啊，顾总，说出来大家齐心协力，虽然我认识的朋友，不及顾总的人脉，但多少还是有些朋友的！”

终究有人按捺不住，看着老神在在，似乎无心再提的顾烜烨，约莫有些急躁了起来。

见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俊美的脸上时，他眸光略微一抬，扫视了大厅门口之后，又看了一眼腕表，语气间有些失落道：“不是我卖这个关子，而是那块地不属于我，目前，‘三江汇海’已经停了下来……”

在座的几位，个个脸上惊讶，没有料到以顾烜烨的身份和能耐，到现在都没有拿到那块地。

“顾总……不是开玩笑吧……”薄唇微微一勾，眼眸里清波似水，明明他很优雅，可是脸因为过度完美，总有一种棱角分明的冷感。

“如果可以，我也希望这是一个玩笑！”顾烜烨说完，倏然起身，高大的身形，露出一抹淡淡的落寞来。

安澜走进国际会展的时候，早看到了会展的电子屏上流动的字体：首届华东华中建筑博览会洽商联谊。

“安小姐请！”

礼仪小姐检查了安澜的请柬之后，又打量了一眼安澜身上简单干净的衣服和不施粉黛的脸颊，最后还是优雅地微笑着，请安澜进去。

没有过分的灯火辉煌，会场上的人们，一排排地坐着，好像正在进行着一种竞拍式的游戏，更多的似是一种乐趣，为彼此捧场。

安澜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

“安小姐！您终于来了！”

路飞的出现，让安澜心头一紧，她脸色冷静地看着路飞，语气冷淡，“路特助！”

路飞似乎早就料到了安澜会如此，微笑着把手中早就准备好的牛皮纸袋递到了安澜面前，道：“安小姐，如果方便的话，到那边去看看这份协议！”

安澜一怔，看了路飞一眼，没有接那牛皮纸袋。她似是感觉到了什么，站在那里没有动。

“安小姐，那边很多人还等着您呢！”

路飞转脸，露出友好的笑容。安澜这是感觉到了他比往日友好的态度。

因为路飞的话，安澜还是跟了过去。

“所有的文件和手续以及私章都在这里，请安小姐过目！”

安澜在打开牛皮纸袋，看到那熟悉的泛黄的文件时，心里已经难以置信地惊讶了，更何况在看到签署着顾烜烨以及安雪蓉名字的文件，也拿到了自己的面前。

“地，是安小姐的，以前是，现在还是，我们总裁已经找人做了鉴定，这个属于苑女士的私章，还有这个，是方律师找人办的假章，以及伪造的苑女士的字迹！”路飞在安澜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的时候，继续补充，“总裁把这些收集完之后，一直准备交给安小姐的！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第一时间交给安小姐罢了！”

“一个多月前，我给安小姐打电话，其实就是想告诉安小姐关于这块地的事情，可惜安小姐一直拒绝接听！”

安澜看着路飞认真专业的眼神，无法怀疑他所说的会是假的。

“安小姐看得没错，总裁是个有原则的人，他或许可以在生意上采取一些强势的手段，但是在对待安小姐的地上，总裁绝对没有强取豪夺的打算……更何况安小姐在总裁心里，地位和别的女人不同！”

“第一次，总裁让我去拦住林枚萱的法拉利时，我还不太明白总裁的意思！”

“但是，Q市，总裁抱着安小姐去医院……”

安澜连忙咳嗽了一声，不敢继续听下去。不可能的，顾烜烨那么讨厌她，

鄙视她，无视她，冷落她，他怎么可能……

怎么会呢？

安澜迅速找到无数的理由来为自己掩盖，可是顾烜烨曾经为她做的那些，又强有力地推翻了那些掩盖。

说不出来什么滋味，如果是从前，她肯定会如释重负之后，谨慎用心地想着以后怎么留在顾烜烨身边。

可是现在呢，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有一种难以置信后淡淡的甜蜜，伴随着说不出的恐慌，还有一种理不清的错乱的感觉，让她想抽身，想远离。

“安小姐，今晚，这块地将以它前所未有的价格拍卖出去，您不仅可以完成苑女士的愿望，也可以让在场的所有人知道，这块地属于您，没有人可以否定，没有人可以再耍什么手段！”

即便安雪蓉到来，也无力回天。

顾烜烨这么做，为了什么？

顾烜烨这么做，说明了什么？安澜紧紧地捏着协议，抿紧了唇瓣，不想让自己露出半点儿的情绪，可是，当路飞再一次提醒她时，安澜才发现自己失神了。

“安小姐，那边几位大买家都等着您呢，如果安小姐相信总裁的初衷，愿意拿回自己的这块地，它随时是您的，您可以自由支配它！”

安澜转脸，看到了站在几个中年男人中间、显得那么突兀的顾烜烨，他俊美无俦，淡淡漠然的表情，似乎没有任何情绪和波澜。那个冷酷的、高高在上的顾烜烨，她想要再恨，似乎顷刻间，已没有那么多的力气了。

“安女士来了！”

汪浩男的声音响起来时，安澜发现了那个斯文的男子手持着麦克风，正在朝她微笑，而所有的人不由得把目光聚集了过来。

“安小姐，总裁在等着您呢！”

路飞催促了一下安澜，因为安澜的脸上从头到尾是那么冷静，在路飞的眼里，安澜大有可能拿着协议一走了之。

当然，如果安澜这么做，路飞也不会阻挠她。

安澜捏紧了协议，就在所有人以为她似乎不准备过去时，她迈开了步伐。

安澜虽然穿着一身简单的秋装，可是当她一走过去时，还是成为了一个亮点。

不知道为何，当迎上了顾烜烨那似是清波、微微露出淡淡笑容的脸时，安澜还是下意识地想躲开。

003

安澜捏着那份协议，看着顾烜烨时，他的脸上，那微微的笑意，似乎只是出于礼貌和风度，他的鼓掌也不过是引领其他人的互动罢了。

“‘三江汇海’项目最后的启动，需要安小姐的支持！”

顾烜烨淡淡开口，说得那么云淡风轻，似乎他之于她的恩惠，不过是一碗饭、一杯水那般简单一样。而他此刻在商言商、公事公办的样子，让安澜没有办法再说多余的话。

“作为四大房产的宣传启动，安小姐如果同意的话，我代表天堃，向安小姐，以双倍的价格拍下这块土地的四分之一，还希望安小姐可以从大局着想，给天堃一个展示城市文明动向的机会！”

顾烜烨的表情依旧那么淡然，似乎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而安澜在听到了双倍的价格时，心头一动，顾烜烨这是做什么，还要在这笔恩惠之上，再加重筹码吗？

“呵呵，既然作为‘三江汇海’的龙头，顾总都如此豪迈，我们也不能落伍，我们绿地，也以双倍的价格来获得安小姐的支持！”

那个一直谦和不多话的王总率先表态，而他这么一说之后，旁边的两个人自然也是一愣，或者说从顾烜烨开口时，他们已经变化了表情，如果其他的小样板房、海景房什么的可以做一个小型房展拍卖会，让在场的人乐和乐和也无所谓，然而这是一块地。

顾烜烨如此大方，其他人怎么甘心落后，尤其是已经有一人跟上的时候。

“是啊，我们宏源也算上一分子，安小姐，我们可是等了你一晚上了，安小姐可不能让大家失望而归哦！”那秃顶的老总，咬了咬牙，看着安澜，脸上露出一副一掷千金的豪爽来。

最后一名也马上跟上道：“我也算上一份，只要安小姐同意，现在我们可以签字！”

顾烜烨就站在面前，曾经那个冷漠淡然的男人，似乎高不可攀，可是此刻

再看着他，依旧俊美无俦，但似乎有什么东西牵引着，向他靠近，靠近。

不……

安澜的脸上一直那么淡然，就像是顾烜烨一样，外人的眼里，他风度翩翩，她矜持不语。

“安小姐……”

汪浩男的声音响了起来，不用想，安澜也知道，这个时候，她退不得，顾烜烨根本不曾给她留下退路，既然来了，就只能走下去。

只是这样的路，超出安澜的认知；只是这样的路，顾烜烨一手为她铺好，让安澜有些难以回神。

以双倍的价格，用如此公正公开的方式，让她获得一笔不菲的财富，若非顾烜烨愿意成全，她会拥有这一切吗？

“安小姐如果有什么异议的话，可以考虑考虑……”

“我同意！”

安澜淡淡地吐出的字眼，让除了顾烜烨之外的三人，第一时间鼓起掌来，而那些原本还坐着的人，此刻已经起身祝贺。只见得小型的拍卖现场，很快变幻了一种消费完毕后的放松。

那些刚刚还是坐垫的彩色3D气囊，此时，已经堆砌成了漂亮的背景模型，里面灯光一闪，整个房间里，有种现代气息十足的科幻味道。

“恭喜……”

字，自然不是马上就签的，酒，已经敬了上来，而安澜被几张笑容满面的大佬盯着，只得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来。身边，何时，顾烜烨那张并没有多少笑容的脸，倒是比刚才淡然了许多。

侍者端着托盘就在面前，安澜只得取了一杯看似香槟的酒水端在了手中。当那些人敬她时，她端起来，喝了下去。并不是她豪迈，而是这个时候她想喝水，似乎喝了水，就可以压掉心头那些说不尽的思绪一样。

“呵呵，安小姐，好酒量呢！”

“人漂亮，又低调，能够和安小姐合作，很荣幸！”

很快，她就是一个值得在场所有人尊重的富婆，一个不需要倚重于男人的富婆，早有人频频来和她碰杯。

安澜不知道这杯中的酒水是什么，只知道淡淡的，甜润入口，收口时，绵软有力，喝下去后，似乎心也跟着舒畅了一般。

可是，从头到尾，她都没有转脸，没有去看，似乎一直在她身边，收放自如地应酬着的顾焱焱，他似乎就那么淡淡地在她的不远处看着她一般。

安澜知道，再这么喝下去，自己会醉的，可是，她却大胆地喝了下去。

很多时候，坚强是一个人的孤单，因为无所依靠，所以无所期盼；坚强是一种不得已而长出的刺，保护着自己，防备着他人。

五岁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带着去幼儿园，可是她没有，有的是姥姥和姥爷。

七岁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去报到，去邻村上小学，而她只能待在姥姥家里，白白地等了一年。

八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来了，也是那一年她开始懂事，知道更多的事情了。

爸爸是下乡知青，好不容易回城，有机会接替了爷爷的工作岗位，她不能够拖后腿，尤其是妈妈刚生了小弟弟。

那个时候她不明白知青是什么，不明白城里人为什么和乡下人不一样，只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很遥远，遥远到每年见了一次，快要忘了他们的模样时，才出现。

“丫头，等爸爸工作稳定了，就接你去城里，和弟弟一起上学，一起玩！还给你准备好最漂亮的小书房！”

那一次，爸爸把她顶在了脖子上，数着天上的星星，如此许诺着，而她头上扎着妈妈梳的羊角辫子，吃着从弟弟手里抢来的糖，开心地憧憬着那一天。

后来，爸爸忙，妈妈忙，连照顾安敬都捉襟见肘，所以她一直待在乡下，偶尔见到爸妈，便很满足。

或许得到的总是很少，她便习惯了不去奢望更多，她从来没有怨天尤人。

十八岁的时候，刚刚觉得要冲向外面的天空自由翱翔时，噩耗传来，刹那间，就像是折翼的天使一样，扼杀了所有的纯真与期待。

等待她的不是爸爸准备好的新书房，不是妈妈为她选购好的新衣服，而是一份白纸黑字的死亡通知，以及贪污受贿的犯罪嫌疑人的终结。

上帝似乎一直都这么吝啬，总是给她一线微弱的爱，让她忍不住吸取，却在最后以为可以拥有更多时，猝然收回。

儿时的她坚强而倔强，后来的她冷漠而疏离，以至于一直是一个人，习惯了不曾依赖谁，也不曾亏欠谁的生活。

而现在，顾烱烨让安澜有一种亏欠的感觉，哪怕心头渐渐麻木，这个认知也越来越明显起来。

“小姐，您醉了吗？”

见她有些步履不稳，有人早就想过来搀扶一把。

但无奈一只有力的手臂，离她更近，堪堪将她禁锢，不让她倒下，扶着她，淡淡提醒道：“安澜，你醉了！”

那声音，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似是温文有礼，又似关心在意。

但，淡淡的，并不突兀，没有蓝墨阳那种耿直而不顾一切的冲动，没有施楠珪那种用尽方法想要征服她的良苦。

顾烱烨这个男人，让安澜有些想从脑海里顷刻间剔除。

“我没醉！”

她的脑子清醒着呢，她没醉，麻木的是身体，可是大脑里，还是一片清醒。

“路飞，先送安小姐回去休息！”

顾烱烨的话，讲得那么理所当然，而路飞来得更是随时随地。

“安小姐，我扶您出去吧！”

在场的没有比路飞更适合扶她的人了，安澜依旧脸上静静地微笑，在外人看来她根本没醉。当然，如果不是她被人扶着，脸颊略微潮红的话，她那种淡淡的冷静的模样，真的不像醉。

“我自己可以回去！”

外面的冷风一吹，安澜觉得更清醒了起来，她这是怎么了，怎么失态了，怎么有些傻了？

路飞费了好大的力气将她塞进了车子后座。就在安澜准备从里面爬出来时，一道熟悉的身形钻了进来。

顾烱烨就这样，犹如天神似的突然间充斥在安澜的感官里，他的脸一半淹没在灯影里，另外一半平静如常，“送她回住处！”

004

不知为何，从顾烱烨坐在她身边的那一刻开始，安澜就想躲开他，离他远远的。

但是，以她的理智，也知道，现在这个样子，自是无法从他面前就此离开的。

“顾烱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想欠你的！

哪怕当初，她狠下心来做一个出卖自己的女人，也不曾想过亏欠顾烱烱，而现在他华丽地扭转，是要她明白自己当初错得多么离谱吗？

安澜以为自己至少还保持着表面的理智，可是说出来的话，终究带了酒意，多少没有了往日的冷硬。

而顾烱烱的眉心微微蹙着，唇角抿着。看着他那双在淡淡的车灯下似是无奈的眼眸，安澜更加大胆，“这个，还给你，这样，我不欠你！”

安澜不知道自己是醉了，还是真的疯了，脑袋短路了，只知道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说出来。

刻意冷着脸庞，安澜顺手将手中的牛皮纸袋重重摔在顾烱烱的怀里时，顾烱烱没有理会那牛皮纸袋，却是牢牢地抓住她，而没有说话，安澜本能地想挣脱，怎奈顾烱烱力气奇大，根本没有办法挣开。

“安澜……”

他声音嘶哑，那种绵绵柔软，却充满男性气息的声音，似乎可以麻痹神经，安澜听了有些说不出的烦躁。

一直都期待的温柔，为何现在却有种想逃避的感觉，她自己也不清楚了，哪怕麻木了四肢，近乎想麻木心脏，可是大脑依然清醒，她现在并不想要顾烱烱的柔情。

“这些本来该属于你，而且，这才是它本来应该有的价值！”

如果单凭安澜自己去做，自然不能发挥这块地的价值，如果有关部门强行介入，她无论如何都要出售这块地的，不需要顾烱烱出手，也会有人来推波助澜。

可是，顾烱烱已经帮她博得了这份好处，轻而易举，以他的身份地位，人脉关系。

这些，又哪是安澜一厢情愿付出就可以得到的回报，若非顾烱烱愿意，她得不到。

“顾烱烱，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不需要你的同情……”

不是不在乎那块地，而是答应了姥姥，放下从前的事，放下从前的人，顾烱烱的再度出现，会扰乱她的心智，这一切都超出了安澜的预料。